

施公案

(四)

SHI GONG AN

• 中国古典公案馆藏善本 •

典藏精品

清·佚名 编撰

话说江都县有一秀才，姓胡，名登举，他的父母为人所杀，头颅不见，胡登举合家吓得胆裂魂飞，慌忙出门去禀县主，跑到县衙，正遇升堂，就进去喊冤，走至堂上，打了一躬，手举呈词，口称：父师在上，门生祸从天降，叩禀老父师，即赐严拿，说着，将呈词递上，书吏接过，铺在公案，施公静心细阅，上写：具呈生员胡登举，祖居江都县生父曾作弄翰林，告老家居，广行善事……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

旋公案

清·佚名 編撰

(四)

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第二一九回 黄天霸初探薛家窝 甘教师鏢打笑面虎

却说方世杰在薛家窝荷花厅上与薛家五虎讲论施公之事，其时正在二更过后，月亮渐渐升高。只因天气炎热，开齐了窗格。薛凤说：“将酒席移到厅前露台上。”一头指使家人，一头眼望荷花池内，忽然叫声：“不好！有奸细来了！”众人一齐着惊。薛凤早已跳出厅去。薛虎、薛豹，跟着薛龙、薛彪、方世杰，并一众家人，都到外面来，向屋上瞧着。

你道究竟有甚奸细？怎说没有呢？并且不只一个呢！原来沙家集顺隆店内，到了来日天明，大家起身洗脸用茶点，却不见了李七侯与何路通两个。黄天霸走进卧室一看，那二人的家伙也不在里头了，就顿足说：“这两个呆子，一准到薛家窝去的，必是弄出不好来。此时不见回转，不消说，被他们拿住了。”李公然说：“这样看来，大人也是他们盗的；如今倒饶上两个，更加费事了。”甘亮说：“待俺先去见机而行。”黄天霸说：“甘大哥去时，小弟与你巡风。”甘亮说：“小兄弟不必客套，甚么巡风呢？”那邓龙说：“小弟也陪着去一遭。”李公然、关小西也说要去。白面俊貌说：“这件事不过私去探信。关贤弟与李五哥且在此听信罢！我看这薛家窝，将来必定有一番大大的厮杀，此去却不必要多人。”就叫王殿臣出去备只划浆快船，带领四个从人，在江边等候。

到得黄昏时候，众兄弟用过晚膳。黄天霸与甘亮、邓龙换上夜行衣靠，带了随身器械，扎束停当，三人穿戴一般。霎时间到了江边，就见一棵杨柳底下，停着一只船在那里。早见王殿臣在船头上打招呼，天霸等三人噌的跳到船上。王殿臣解去缆索，四个从人摇动飞桨，望对港斜行。远远望见薛家窝芦苇荡内，摇出一只浪里钻小船来，看看渐近。那船头上立着一个庄丁，手拿钩镰枪高声叫道：“进来的是什么船？快些报明。”王殿臣回答：“我们是沧州报

船，有紧急公文上天津哪！”说话之间，二船交肩过去。不多时，看这小船远了，天霸吩咐快抢进港去，幸没人看见。就与甘亮、邓龙三人上岸，叮嘱王殿臣速速摇过对岸，在芦苇内隐藏。天霸等望着庄院而行，走不多远，前面水阻了，只得望横路走过去，看看离院落不远，只是左旋右转，无路进去。正在纳闷，忽见前面有人来了，天霸等闪在旁边树后。

只见来的是两个巡丁，一个拿着钢叉，提了灯笼，一个手内提着灯笼、梆锣，腰挎佩刀，一路讲说而来。天霸等他们来到树旁，暗暗将左脚伸出草内。那巡丁只说话，不防脚下多出了一件东西来了，就在天霸脚下一扳，噗的跌了个狗吃屎，那盏灯也灭了。后面的那个人不防前面的跌下，自己留脚不住，对准前面人的身上，也扑了一交，梆锣撇在草内，口中埋怨道：“王第六的，你怎么走熟的路，倒也会扳跌了呢！”话还未完，天霸、邓龙一齐跳出来，一人一个，将脖子按住，把刀在他脸上晃一晃，喝道：“你嚷，就是一刀！”巡丁吓得魂都没了，只叫：“好汉饶命！”天霸说：“我且问你，你们这里的路怎样走法才是通道？你只老实说出，我不杀你。千万快快说来！”巡丁说：“好汉，我们这里的旱道，遇着松树右手转弯；遇着柏树左手转弯，你们再不会走错的。”天霸说：“你可知道施大人藏在哪儿？”巡丁说：“就是施不全呀？现在关在水牢里面。”天霸说：“水牢却在何处？”巡丁说：“进了庄门，东北角上，约来十多进房屋，走过一座假山，有个月洞门，进去就是水牢了。”天霸说：“昨夜可曾有两个人进来？”巡丁说：“有的，有的，一个姓李，一个姓何，他们不知路径，走到死路上去了。那死路上看着是宽阔的平路，哪知埋伏甚多，不是窝弓，就是陷坑。他们跌在陷坑里面，所以拿住了，现在锁在花园中空屋内。我索性告诉你罢，在花园正北，过了长廊六角亭，旁边有四个人看守咧。以上句句实话，放我起来罢！”天霸与邓龙将他两个身上带子解下，四马攒蹄的捆了，将刀割下一片衣襟，塞在口内，把他们提到树林里面，放在树丫内夹着。说道：“你们睡一觉儿，我回头来放你。”甘亮早把钢叉、灯笼、梆锣丢在林子深处。

三人依着巡丁的说话，不过几个弯曲，果然到了庄门。远远望去，庄门外有人巡走。甘亮领着头，天霸跟在后面，绕着大墙向西

第二二〇回 天霸误撒赛姜维 邓龙大战飞驼子

549

过去一箭之遥，望见前面屋内灯火明亮，人声嘈杂。三人走到窗前，将指尖蘸了口唾湿了窗纸，戳个月牙小孔，往屋内张看。原来是大厨房，有七八个厨丁怨恨道：“姓吴的才滚去，又来了什么方员外了。吃了一天的酒还不够，弄到半夜三更，再要添长添短，不顾别人性命。”那厨丁说：“姓吴的那里去了，不说还要来吗？”那提木盘的说：“听得说带了二十个兄弟们，各处访查施不全的手下人哪！怎说不来呢？”天霸、邓龙看过了，将头昂起，把耳朵贴在檐头，听他们说话，恰巧提起施公之事，忽然听得下面说：“有奸细！”把天霸吓了一跳。不知笑面虎怎生知道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且说笑面虎薛凤怎样晓得屋上有奸细呢？原来黄天霸躲在东边屋檐之上，那时月轮渐渐升高，把他的影子照在荷花池内。薛凤看见荷叶上映出人头的影子，所以晓得屋上有了人了。当时薛凤蹿出厅来，望见屋上东西两条黑影，薛凤便就跃上屋，但见一件东西直奔面门而来。薛凤知道是暗器，只是眼见他们两个，从两边过去，再不防从对面来了暗器哪！要想躲闪，怎得能够？将头偏得快，当！在肩上中了一镖，“哎哟”一声，身子往后栽倒，跌将下来。方世杰同薛氏兄弟上前，扶起了薛凤，自己与他拔下镖来一看，这镖上后面有个环儿，环上有三个小小铃儿。薛彪知道到了江南名家了。这个名叫铃儿镖，又叫响镖，只有金陵白面狻猊一人用的，成了一代名家，临了得道，成了地仙，这是后话。且说薛彪将镖拔出，即取出金创药来，与哥哥敷上，用布扎好，教他躺着自在罢。

当时薛氏弟兄一齐大怒。薛虎扯出朴刀，跳上屋去，薛龙扯出单刀，薛豹扯出一对铁爪，方世杰也拔出佩刀，哧扑哧扑的都蹿上屋来。四个人赶到厅屋前面。望见左首跨院屋上，站着一人，一扬手，哧的一道金光，直奔薛虎面门。薛虎忙把朴刀隔着面门遮蔽。

只听得当的一响，金镖当啷的落在瓦楞内去了。众人都望左边过来。天霸发了一镖，见打不中他们，暗想今夜露了踪迹，谅难救得大人，不如趁早出去，免得吃他的亏了。想罢回转身来，跟上甘亮来了。却说甘亮明知他们必要上来，就掉身来蹿上屋顶，一回身从身边取出一只响镖来。恰好薛凤上屋，脚还没有踏定，甘亮就是一镖，把薛凤打翻下去。天霸心中好胜，要在甘大哥面前显能，知道他们再有几个上来的。天霸立定身子，向袋内摸出金镖在手，只见薛虎跳上屋来，随手发了一镖，偏偏被他把朴刀挡住。后面薛龙、薛豹、方世杰跳上屋来。天霸回头一瞧，又望不见甘亮、邓龙二人，谅想先走远了，自己也就无心恋战。

单说薛豹跃上屋面，周围一瞧，忽见右边一所房屋之上，有一条黑影，如飞的越墙过屋而去。薛豹独自向着这个所在，赶奔过去。那邓龙觉得背后有人追赶，心内暗想道：“这厮追来，待我将他结果了，然后好找寻大哥与黄兄弟。”想定主意，见前面屋上有一垛分开的五岳朝天墙，越过墙去，将身伏在墙下，等待薛豹过来，出其不意，把他一钩斩了，岂不省事。哪晓得这薛豹乃薛家五虎之中最厉害的东西，年纪虽然顶小，本领却是独大，外号人称飞驼子，又叫五彩驼，使一对铁拐，随你千军万马，也能滚进滚出；而且性情乖觉，智谋颇多，虽不及笑面虎，却也诡计多端，机灵得多。他见邓龙越过墙而去，心中就疑着这个招儿，却不直跃过去，有意从那边绕道而行，反到了邓龙背后。邓龙见势头不佳，即便扭转身来，恰好飞驼子奔到，就用左手单拐，豁的夹背敲来。那赛姜维将右手钩挡铁拐，将左手钩分心便刺。列公，邓龙用的家伙，叫护手钩，俗名叫做虎头钩，却是怎样的一件东西呢？这件兵器在十八般之外。共有两柄，各长三尺六寸，其形似剑，两面有锋，他的头上却是弯转三四寸，好wqj钩子一般，所以又好向直刺，又好向里钩拖，又好两面再砍，又好钩开人家的家伙。若是个流星锤、连环棍、七节鞭，这许多厉害军器遇着了，他更加是遇克星了。而且他的捏手柄上，更是稀奇，与那刀柄、剑柄、斧柄全然各别，却与半片方天戟无二，戟尖头反向下生，将手捏在方孔之内，若遇刀剑削他手指，却有四周护住，所以叫做护手钩，是极厉害的军器，只有他破别的，没有别的去

破他；今单遇见了铁拐，好似下属见了上司。且说薛豹见邓龙，一钩分心刺来，将右手单拐一靠，趁势把右手拐一折，直冲他腰肋。邓龙见来得快当手活，将身一闪，旋转来将双钩拦腰而进，使个玉带围腰之势。这飞驼子薛豹就使个双龙出海的解数，将双拐往下一沉，向左右分开，顺手还他个樵子劈柴之势，二拐一齐而下。赛姜维把头一偏，将双钩使个王母献蟠桃，架开双拐，趁他荡开之势，撒下左手钩，侧身转来，名为敬德倒拖鞭，一钩削他的右腿。飞驼子右脚退步，向后一偏，就将双拐往下直沉，唤做刀劈华山，将钩荡开，再又还手。二拐钩来拐挡，拐去钩迎，战了十几个回合。飞驼子见赢他不得，想一条计策。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二一回 方世杰惊走黄天霸 赛姜维误入望山堂

话说白面狻猊甘亮单见三人追赶天霸过来，不见邓龙形迹，心中纳闷，暗想邓龙哪里去了？转眼之间，天霸已到。甘亮便问：“黄贤弟，我家老三哪里去了，”天霸说：“不要被他们战住在那里，俺与你去找寻一回。”甘亮说：“使得。”二人正要回身，那后面追的人已到。只有方世杰却先追到，离着天霸只有七八丈之遥。这老贼看见他二人站立着屋脊之上，好似等候厮杀的光景；那后面薛龙、薛虎隔着尚远，若是单身向前，又恐他们的飞镖厉害，不如先下手为强。他就一路用心算计，早把弩箭捏在手内，觑定天霸的咽喉，哧的一箭射来。这枝弩箭正贯头发之际，把头发铲去一路。天霸知道毒弩厉害，有名、的见血封喉，此时无心厮杀。方世杰也怕他的飞镖，任他逃窜。后面薛龙、薛虎赶到，便问：“方员外何不追赶？”方世杰说：“这厮被我射了一药箭，少不得回去也是个死；况且这个长须的好像江南甘亮，善用响镖，四海闻名，与我素无仇恨，由他去罢。”薛龙、薛虎明知他胆怯，只得说：“方员外言之有理，咱们回去看看三弟的伤重不重哪！”

方世杰就同薛龙、薛虎回转荷花厅，仍到露台上落下。这时候薛彪刚将金创药与老三敷好，见他三人到来，告诉说：“三哥中的暗器，并非天霸的金镖，却是有铃儿的响镖哪！”一面说，一面将镖拿出与薛龙等观看。方世杰说：“如何，我说这厮像是甘亮。我六七年前到皖西做趟买卖，遇见一起大镖银，二十辆太平车，尽是大宝。旗号上并没镖局的记号，单只红布上画一只白粉的狮子。我见了这位达官，认他不得，就打听人家，这是哪个镖局里来的？大家都说：‘老客人，这就是上元县的甘亮甘教师，都认不得么？你看他旗画的白狻猊，便是他的外号。他的飞镖，有三个铃，发出来百不失一，有名的阎王帖子。’我所以认得他相貌，极其体面。”薛龙说：“老员外，一些不错，准是他了。你看这镖上不是刻着一个小狮子么！”薛虎一瞧，果然有只狮子在根上。薛彪说：“我倒没留心。”也过来瞧着说道：“里面还嵌着白粉呢，只是小的很哪！”方世杰说：“怎的共天霸一路呢！咱们倒要留神才好。”回头一瞧，便道：“五贤侄哪里去了？”薛彪说：“他也跟你们上去的，你们没见他吗？”薛虎同方世杰说：“忙乱之间，不曾留心他。”那知方世杰同薛虎、薛龙复纵身上屋面来找寻的时候，各处看遍，并无踪迹。

你道他们两个哪里去了？原来飞驼子薛豹见战不下邓龙，心生一计，他便假做力怯，渐渐退后，诈败下来。那邓龙一步步赶上，直到望山堂来。邓龙回头不见了甘亮、天霸，再也不去追他了。实因这飞驼子心刁意恶，到了望山堂屋面上，直退到滴水檐前，假做两足踏空，背翻身跌将下来，叫声：“哎哟！不好了！”噗咚的躺在庭心，庭心内都是假山。薛豹跌倒在地，邓龙便飘身下来，脚踏实地，举起右手钩砍去。只见薛豹就地一滚，望着假山洞内钻了进去。邓龙叫声：“小辈往哪里走？俺邓龙若不杀你，也不叫做赛姜维了。”一下子跟进了假山洞来。哪知薛豹早已穿到消息的地方，抽动机关，只听得豁喇喇！一声响亮，假山忽然坍倒下来，把邓龙压在中间。邓龙吃了一惊，好似天翻地覆，连自己死活都没有弄清楚哪！定一回神，唯有闭目等死。

且说飞驼子薛豹把那邓龙压在假山洞内，心中大喜，就上来跑回去。这假山做的灵巧非常。此时方世杰同薛龙、薛虎，各处遍寻

不着薛豹，正然走到望山堂左近屋上，忽听得崩塌之声，三人一齐蹿到望山堂上来，向庭中一看，正是飞驼子在假山上面跑了过来。四人一同回到厅上。薛豹意气洋洋，精神百倍，把方才跃上屋去追奸细，与赛姜维邓龙厮杀，把他引到望山堂上，压在假山内，一套言语说了一遍。薛龙说：“我去架起石条来，瞧看瞧看他死也没死！若还活着，将他审问一番。”薛凤说：“此人与五弟战个敌手，眼见得有本领。倘若没有压死，将石条架起，他出来拚命，就费手脚了。今后庄子内外水旱各路，须要多添庄丁加意防护，他们必然再要来哪！”薛豹、薛龙、薛虎叫家人把残肴搬去，重整杯盘，与方世杰饮酒谈心，直到天明，我且慢表。

再说黄天霸同着甘亮下了庄院，仍由旧路依着柏树右转，松树左转，来到静处。天霸走进林内，在树杈内提出两个巡丁，一刀割断了带子，回身出来。甘亮赞道：“黄贤弟精细哪！这巡丁放得很好，不然，被薛家兄弟晓得，审问出泄漏道路的话，他们把松柏砍去了，我们就难进去了。如今这两个奴才饶他，不敢说出被缚的话来。”我先交代：这两个巡丁得了性命，在草内寻找得钢叉与梆锣、灯笼悄悄回去，果然不敢去声张。到了明日，薛龙查问水旱各路巡丁，都说：没有奸细进来。薛龙骂了众人一顿，吩咐：今后需要小心。众庄丁诺诺答应。这事就瞒过去了。且说黄天霸与甘亮来到江边，并不见邓龙踪迹。不知此番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二二回 寻朋友有心临险地 传捕役无意得功劳

却说金镖黄天霸、白面俊貌甘亮同至江边，不见邓龙踪迹。天霸心中好生难受，好歹要寻见邓龙，方不失个义字，便道：“甘大哥，你看王殿臣的船就在芦苇内哪！趁此无人，你先上船渡了，仍到原处藏躲。待俺回进庄去，务要找到邓三哥一同回去。”二人复返身依着旧路，遇见巡丁，早就避匿林中，等巡丁过去再走。幸而识了

路径，不多时便到庄院。跃进里面，各处找寻，并无影响。天霸好生焦躁，同着甘亮一路来到望山堂上，听得下面有人说话。伏在瓦楞之内，细细窃听，原来薛豹正在告诉薛龙、薛虎，将赛姜维压在假山洞口，生死未知的話。后来四个人都回厅上去。天霸、甘亮在屋面跟来，又听他们告诉薛凤一番言语。甘亮情知不能相救，只听得金鸡三唱，东方渐渐发白，甘亮扯着天霸，一同出来，依着熟路容易进出。

二人来到江边，遥见芦苇中有人过来。听得一声胡哨，有人吩咐从人，急扳动木桨，犹如箭射般的过来。天霸、甘亮跳上舟船，立命掉转头来。王殿臣说：“邓三哥还没到来哪！”天霸说：“不要说起，邓三哥被他们压在假山内了。”王殿臣说：“这件事倒有些棘手啦。”正在一面回答，说：“你瞧那边巡船来了。”立刻将船摇出港口，却被巡船瞧见，扳着飞桨追赶上来。口中喊骂道：“窝内出来的甚么船？快停住了，问明白才好走哪！”王殿臣吩咐从人快快扳划，一面回答说：“你瞎了眼吗？我们是静海来的公事船，甚么窝内窝外问我的？”鸟巡船一路紧追，喊说：“我看明明白白，你们从桃花港内出来，莫非是贼船到窝内偷盗？快快停船。若不停船，咱们要放箭哪！”天霸从舱内瞧见巡船上共有五六人，扳桨的扳桨，把舵的把舵，一个站立船头拉着弓正要放箭。天霸一见气往上升，回手摸出一只金镖，等来船够得着，嗖的一镖打去。只见拉弓的那个人，噗咚一声，跌入江中去了。巡船上慌了手脚，那把舵的庄丁，见他们打死了巡船上的人，连忙取出锣来，呛啷啷！呛啷啷！一阵乱敲，顷刻间四周芦苇内，抢出许多巡船来了。王殿臣自己相帮动手，好似箭般的快当。众巡船追赶不上，只得回转窝内，不必细表。

且说黄天霸、甘亮一路回到沙家集，进了口子。众人上岸，一齐回到顺隆店内，直到上房。计全、李昆、关太、郭起凤大家接着落座。伙计烹茶，打脸水。计全便问：“邓三弟怎不见回来呢？”天霸就把昨夜两番进窝的事，从头至尾，说了一遍。众人面面相觑，没有主意。李公然说：“昨夜这一趟，虽则失陷了邓三弟，幸亏里面细底并进去的道路，都打听了明白。为今之计，到沧州衙门去一角公文，说明：暗访大人下落，却在你境内，问他要了通班民壮，马快公

差，四号大船、四号舱船。我们众兄弟一齐同去。去的时节，不可声张，装做客船模样，夜间暗暗进去。大家上岸之后，将大小船只四散停泊，在对港等候接应。捕快、差人不必上岸，都在船内听令。弟兄们悄悄进庄，先将大人并三位兄弟救了出来，护送了上船。只是先要派定职司，救大人的只管救大人，救兄弟的只管救兄弟，与他们对敌的，只管敌住他们厮杀。若等救到手，就着救的人保护大人上船，对垒的人就着他挡追兵。及至上船之后，捕快公人一齐动手，捉拿追赶的人。这就叫软进硬出。你众位斟酌可能行得吗？”甘亮说：“也好行得。只是一件，依你这样说来，但恐兄弟们太少呢。”关太说：“沧州城内的参将、城守，难道境内有了这种恶霸，做出泼天大事，还不该去吗？甘大哥，我看李三哥之计，很可行得。”甘亮说：“除了此计，也无别法，只得如此干去。只要大家协力同心，必然成事。”

天霸立刻备了文书，叫从人备马过来，亲自到沧州前去。天霸提了文书，将薛家窝劫去大人告诉一遍。州官吓得一惊，一面命家人催请参将崔老爷，城守阎老爷，千总刁老爷；一面传齐捕快，立刻要到，有紧急公案。家人领命而去。不多时三位武官都到衙前伺候。黄天霸同计全、李昆辞别了魏知州与崔、阎、刁三位武官，出了衙门上马，带着通班捕快公差，就此出城。哪知无意之中，遇见一个紧要之人，正是“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”。要知所遇何人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二三回

白猿猊定计沙家集 黄天霸二进薛家窝

却说吴成自从领带了二十名庄丁，自己除下了金箍，打了发辮，改扮买卖人模样，越过对岸，分派众庄丁，分头各处缉访黄天霸、关小西这一班人的住处；自己单带一从人，到沧州城内，落下寓所，在州衙左近。吴成在城内各处闲逛，忽听得背后一人叫道：“这

不是净师父吗？”吴成回过头将他一看，忽然省悟，原来是卧牛山的小头目，叫做蒋国祥——当时跟随蔡猛、花豹来到玄坛庙，会过面的，后来逃得性命回去。李天寿到了山寨将玄坛庙之事，告诉了东方雄一遍。东方雄打发蒋国祥到沧州城内打听消息。当即吴成说道：“蒋头领，我们吃酒去罢。”就到前面酒肆，二人同着从人走进店门，叫伙计快拿壶酒，多搬些下口菜来。蒋国祥开言，便问：“静师父为何如此打扮？小人一时不敢叫应哪！”吴成叹一口气，就把前事告诉一遍，道：“如今因为打听天霸等住所，故此仍改俗装。到了城内，并无踪迹。各处派去访事的人，还没来回复哪！”蒋国祥说：“现在令师李寨主，到我们山上住着，因此我们寨主吩咐我出来探听你们的信息。既然遇见了师父，晓得了情形，我就回山复命；静师父何不也到山去。”吴成说：“现在因薛家兄弟义气深重，十分相待，俺只得就在薛家窝住了。你若回山，相烦你传话在我师父面前，并在东方寨主处请安。”吴成抢着会了酒钞，同出店门，二人一揖而别。蒋国祥同了伴当，回转卧牛山上去了。

且说吴成同着庄丁，一路向州衙前走来，刚巧黄天霸同了崔、阎、刁三位武职老爷，带领通班捕役出州衙而来。吴成一眼就瞧见了天霸，吓得转入小巷口躲避。等他们一行人走过去了，吴成同着庄丁从小巷内出来，远远的跟着他们走。看他们往哪里地方去的。将近城门，不防背后计全同李公然闲逛看走来。那计全这双眼睛，有名的神眼，何等厉害，早已认出是吴成来了，就把李公然的手击了一下，朝吴成的背后一指，转向公然的耳边说：“李五弟认得他吗？”李公然仔细留神一看说：“计大哥，可是吴成罢？”计全说：“还有谁呢，我与你一前一后守着，防他跑了，待我来动手。”公然把头点了一点，抢一步走到吴成前面把去路阻住。后面的计全把左手搭在吴成的肩上，叫声：“吴大哥到哪里去？”吴成听了，只道自己弟兄，将头回转身一看，认得是神眼计全，那里还有魂魄。正欲逃走，早被计全将颈项一把扯住，用尽平生之力，将他直拉下去。那吴成不曾防备，被他栽倒在地。李公然将膝盖抵住他的背脊，二人将吴成四马攒蹄捆了个结实。那吴成的从人，看见事情不佳，早已趁着热闹，一溜烟逃出城来，在街坊上打听了底细：知道被施公手下姓

计、姓李的擒住，同了黄天霸并三位武官，带领捕役同到沙家集去了。立时撒开两腿，奔回薛家窝去了。

天霸得信，听说擒了吴成，心中大喜，停住了马，等候押了吴成到来。计全、李昆同说：“仗黄兄弟洪福。”吩咐马快班头用木棍扛了吴成；叫人牵过马来。崔、阎、刁三位武老爷，都过来贺喜。计全、李昆谦逊了几句，大家上马兴冲冲回转沙家集，来到顺隆店内。掌柜的见来了许多人，连忙出来迎接。上前一一看，本城的参将、城守、通班捕快全来了，心内着慌。黄天霸吩咐：“快备丰盛酒席，不用惊疑。俺告诉你：我们众兄弟，乃钦差总漕施大人手下的部将，为剿除薛家窝的恶霸而来，今日在你店中住歇。你把别的主顾尽行回却了，将店关闭无事。”掌柜的诺诺连声，爬起来去了。天霸先叫将吴成关在店房之内，轮流看守。且说甘亮、关太等，见了崔、阎、刁三位老爷各个见礼。彼此通过姓名。店伙端上酒席，众兄弟一同坐下，饮了三杯。天霸开言：“施大人与兄弟们陷在窝内，死生难测。要去救时，以速为贵。今夜费众位兄弟，并三位老爷大力，须要协力同心，一战成功。只是这里沙家集可有大船没有？”阎守备说：“多着呢，此地是个运河口子，船只极多。”天霸就命阎守备先去备下四号浪里钻来，停在北口江边等候。阎守备答应，去了不多时，阎守备回来说：“黄大人，船只照说备齐，都在北口等候了。”大家饮了一回酒，用了饭食。却有三更光景，众人站起身来，各去扎束停当，随带了应用物件，随身家伙。叫那捕快公人，全都带了军器。吩咐军人看好了要犯。众英雄悄悄出了店门，一齐到沙家集北口下船。不知此去胜负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二四回 黄天霸误投问路石 薛庄丁回窝送急信

却说黄天霸同了众兄弟，并崔、阎、刁三位大老爷，五十余名公人、马快，自己的七八个从人，各执长短家伙，出了沙家集北口，望见

江边一字儿排开四只麻阳大船、四只浪里钻板桨船。黄天霸对三位武官说道：“你们三位各领十多个捕快公人，登在四只大船上，停泊在薛家窝对岸等候，听我们打胡哨，一齐开出来助威抵敌。”只见那姓刁的总兵回答道：“黄大人吩咐的极是。我等敬遵军令。但卑职本领虽则没有，若说高来高去，略还懂得。大人若有差遣，万死不辞。”天霸听了大喜，便问：“刁老爷怎的也会夜行功夫？这是极好。既是如此，你到底甚么出身？”刁千总面上一红说：“黄大人问下来，卑职不敢隐瞒。我本是夜行人出身。一枝桃谢虎是我师兄，我叫做草上飞刁庆。后来弃邪归正，在营内吃粮。承蒙管带提拔，逐渐升了千总。”说话间，早到了船边。

崔、阎二人叫公人捕快分坐四只大船，望上流头驶去。甘亮说：“黄兄弟，既然刁老爷一同进去，咱们总共八人，分驾四只小船，每船上两兄弟，两个从人，恰好均匀了。”天霸说：“如此甚好。”说着就同甘亮一船，关太同刁庆一船，计全同李昆一船，殿臣同起凤一船，那从人也都纷纷下船。黄天霸把手一挥，众水手扳动飞桨，四只浪里钻，好像在水面上跑马射箭，望着前面的大船追赶上去。天霸说：“这不是前日来的港呢？”甘亮说：“管他是不是，我们横竖晓得进法：只要依着松柏记认，到处可通庄里。若要一定旧路，此地港汊嘈杂，耽搁了时刻，被他们巡船看见，就有许多坏处了。”天霸说：“大哥说得不错。”那后面的三只浪里钻也跟进港内，天霸吩咐停船。八位好汉，一齐上岸。甘亮交代从人：不可出去，此地多是水苇荡啦！只消将船扳到水苇中间。水手依着叮咛安排，扳进芦苇，等候主人，不必细说。

且说那八位英雄跟着，天霸、甘亮领头，各施展夜行功夫，直奔庄院而来。依着前法，不管路宽路窄，大道小道，见了松树就向右转，见了柏树就向左转，不多时已到庄院。列公，这薛家窝到底甚么图形呢？他那里四面是水，中央是一片平阳之地，好似一只伏虎，头向南方，蹲在中间，并无旱道可通，所以风水极好，当出虎将。可惜薛氏兄弟不归正道，以致不得收梢。他们造这庄子，就放肆得了不得，虽然地方不大，周围也有一百方里。他庄子差不多二十里围墙，房屋四面接连，成个八角式的形状，东西南北开四个庄门，出

人别无他路可通，岂不像一座城池了么？不过没有城墙罢了。他把朝南的一面当做正门，庄内西北角上并无房屋，都是膏沃之地，良田数千亩。外面障着坚固的土城，所以他的庄丁共有千余人哪，都与他耕田种地。年华十分收成，又不完粮，故而越弄越富；起了不善之心，私藏军器，暗做埋伏。庄里也有街市，与城内一般。此番众好汉进来的地方，叫做大树港。港内进去，正在东南角上，并无庄门的所在。天霸说：“众位哥哥们，你看这薛家窝怎的修成这样好哪？团团数十里，四面都是丛林密树，包住了庄子。”甘亮说：“咱们进去看明了道路，方可下手。”众好汉施展飞檐走壁之能，噗、噗、噗！大家跃上围墙，就那有屋处走。天霸细细瞧看一回，说道：“公然哥哥，你往右手东去，就是花园，只要找寻长廊尽头，六角亭，就好救李、何二人了。”李公然点头在屋上直奔东面去了。天霸吩咐：计全、关太、刁庆、王殿臣、郭起凤六位好汉，四数埋伏屋面上，若有风声，彼此救应。六人依着他言语，四处分开去了。

天霸自己同白面狻猊甘亮向左首直奔望山堂而来。到了屋面之上，看庭心中的假山依旧前日的样子，并没有架起哪！向堂上望去，寂静无声。天霸投了一块问路石，侧耳细听，毫无人声——哪知坏事了，这块小石子不过核桃大小，丢在假山上，啪的一声，往着右边骨碌碌滚在下面，碰着一块假山石上，丢的一激；也是巧事，这石子往旁边花墙的双钱内，直跳出去。那花墙外面，却是回廊，石子啪的落在方砖地上。恰巧有一个尴尬人经过，听得声音，仔细一看，原来是一块小石子。偏偏此人是个行家，晓得是问路石子，必定有夜行人到了，轻轻的走到墙边，在花墙眼内瞧看，正见黄天霸同甘亮飘身下来。你说此人是谁？原来是薛凤的妻子、一枝桃的妹子，名叫谢素贞，善用两把飞刀，飞檐走壁的好本事，还有一件暗器发出，拿人百不失一。这个时候，她还不睡觉？出来做甚么？中有个缘故。

只因跟随吴成的庄丁，见吴成被计全、李昆拿住了，他就趁着熟路一溜烟走出城来，打听得细底，慌忙回转薛家窝通信，一口气奔到江边，渡河过来，进得庄门。薛龙、薛凤正在书房内与方世杰说话。方世杰问薛凤的镖伤如何，薛龙回答：不妨事，幸而不是药

镖打在硬处，调养两三日，就可痊愈。方世杰说：“此番他们失陷了一个邓龙在此，不免再来寻事，况且防备他调官兵到来攻打庄子。”

薛虎正要起身，只见跟随吴成去的庄丁，慌慌张张跑进书房来，见了薛龙，打了一个千儿。他就道：“吴成分路出去探听。他同着小人进沧州城，住在州衙前客店内。今日早晨遇见一个朋友，叫应吴师父，同到酒店内吃酒；听说是卧牛山的蒋国祥，下山打听消息。说起活阎王李天寿，现在山上与东方寨主十分要好。吴师父把自己事情对他说了一遍，寄信他师父，到薛家窝来会，商议报仇雪恨，设法救劫薛酬员外，并卧牛山两位寨主。后来这蒋国祥回转山上去了。我们爷儿两个，出了酒店，走过州衙，正见黄天霸请了沧州城的崔中军、阎守备，并州衙内通班马快，一齐出城。吴师父同小人远远跟着他们。不料背后来了二人，出其不意，把师父捉去。小人逃到城外打听明白，这两个人叫做计全、李昆。他们都住在沙家集客店内，只怕要来相犯我庄。小人得了这个消息，命都不要了，一口气跑回来，禀告员外们知道。”只见薛虎提了朴刀，一直奔出去，不知为着何事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二五回 方世杰回取熏香盒 谢素贞力战白猿猊

却说薛虎听得庄丁说话，提刀要去劫救吴成。薛龙一把扯住喝道：“呆子！这等容易吗？你只仗着血气之勇，凡事须商量，岂可莽撞？”薛虎方才气哼哼的坐下。方世杰说：“不要忙，我自有道理，包管救得吴家兄弟。”再说薛龙问方员外：“有何妙计救得？”方员外说：“如今晓得他们的住处，就好干了。只要到黄昏过后，悄悄去一两个人到沙家集，去寻着他的住处，暗暗进去，用熏香把众人一齐闷倒，将他们一人一刀，杀个干净。然后将吴成带了回来，就完事了。”薛凤三人便问：“庄丁回来，还送什么急信来了？”薛龙就把此事又说一遍。薛凤说：“他们既然请了中军、守备、通班捕快，料想



今夜不来，必然歇息一夜，明日白昼前来攻打，或者明夜前来偷杀。常言道：‘先下手为强，后下手遭殃。’方员外既肯相助我们弟兄，事不宜迟。现在还是午牌，过午日子甚长，速备快船，架起八只倒扳桨，就请方老员外到府上，取了熏香盒子，赶紧回来。此地到方家堡来回不过四十里足路，吩咐庄丁两班人替换着，拚命赶到，二更天就可以回来。趁今夜前去，将他们结果了，省得明日来惊动庄上，把天大一桩事情，化为乌有。天下的好汉绿林，都得着方员外的好处，我等弟兄不消说，感恩不尽了。”方世杰听了薛凤之言，慨然应允。薛氏五虎一齐站起来，对方世杰一揖到地，说：“快去准备一号浪里钻，赶紧送方员外到方家堡，限二更天准要回庄。”薛彪答应出去，不多时进来说：“船只水手一应齐备。”薛家兄弟相送方世杰到了船上，一拱而别。众庄丁扳动木桨，那只船如飞的一般，望上流头去了。

再说薛氏五兄弟回到书房，薛龙立刻吩咐：将合庄庄丁传齐，叫他们四散在屋内，各处看守，上下半夜替换梭巡。薛彪说：“但是上房内院都是女人的所在，难道也叫他们巡走不成。”薛龙说：“这个容易。相烦你三嫂嫂辛苦些，他有八个丫环，亦有些武艺，亦可相帮替换，在各处房头看守保护。一有风吹草动，就把警锣敲起来，外面就好救应了。”薛凤说：“如此甚好，一准依计而行。”到了里面，对老婆谢素贞一五一十说了一遍。谢素贞答应。他到了晚上，花手帕将乌云裹住，加上人生得标致，好似嫦娥降世。正在院内梭巡，忽见这块石子，他本是个女贼，岂有不知是夜行人的门道，在墙孔内望见二人从屋上飞身而下，落在假山上，声息全无，知道是有能耐之人。这谢素贞打量这年轻的人，腰间挂着镖袋，准是黄天霸，今日自来送死，正好与哥哥报仇。他便悄悄转到院外而来，一面叫个小丫环到丈夫、伯叔面前送信，自己先到望山堂来捉两个奸细。

且说薛氏兄弟用过晚膳，只等方员外来到，就叫飞驼子薛豹跟随了他，就将原船走水路，直到沙家集行事；一面早已差两个能干家人，先到沙家集打听黄天霸寓处，打探得实信，约在沙家集北口孙家酒店相会报信，免得临时找寻。诸事停当，听那巡更的打过三